

## 第二回 刁天胡熱討一場差 強不知豔談天下美

詞曰：

金豔豔。買人情面多靈驗。多靈驗，沒福消它，有時色變。

揮時雖說乘風便，擢時只怕遭人騙。遭人騙，白白容顏，弄成花面。

右調《憶秦娥》

話說甘頤，因怪刁直在親戚面上誇矜，要去取笑他一場。打聽得宗師各縣俱考完，將次出案，遂一徑走到刁直家來，只是刁直堂中，賓朋滿座，都是預來賀喜的。刁直的新頭巾藍衫，俱已做得端端正正，擺列堂中。忽見甘頤走到，正要借他施逞，忙相見道：「前在尊府看姨母，聞得賢表弟因府中不取，心上不樂，出門遊學，原來不曾去。妙妙妙。」甘頤道：「愚弟去已去了，因有事耽擱，又復回來。今聞知老表兄入泮在邇，特來恭賀。」刁直道：「愚兄賴筆墨之靈，雖有個僥倖之機，只可惜老表弟這樣高才，反遺失了，甚是令人扼腕。」說罷，就令與眾賓朋相見。眾賓朋多有認得的，只有一個不認得。問起來方知是揚州人，姓強名知，表字不知，也是官族。因與府尊有些瓜葛，故特來干謁。前日刁直府考高取，就是此人之力。

一一相見過，這強知就問甘頤姓名。刁直代答道：「舍表弟姓甘諱頤，表字不朵，最肯讀書。只恨文星不照，府中就遺失了。」強知道：「不朵兄如此青年秀美，既府中不取，何不早些見教，要續取也不難。」甘頤道：「寧可龍門點額，不欲狗尾續貂，有虛老先生台愛。」強知道：「甘兄不是這等說，功名執不得的。我聞得這施宗師最愛真才，我勸不朵兄，候他發放完了正案，約幾個朋友，跪門去求他考個遺童，倒是個捷徑。」刁直道：「告考遺童，雖是一條門路，只是人就苦了，不是七篇，也是五篇，怎如正考，只消兩篇文字，便快快活活的受用。」內中一個長親道：「諸兄不必急求，大都才學貴乎老成。像天胡兄到此壯年，自然文字精當，為府道賞鑒。我看甘兄，年還不滿二十，筆下自然軟弱。勉強他去考，也是徒然。倒不如安心，再讀三年，有這等丰姿，何愁不進？今日只管苦他做甚？」又一個老鄰說道：「才學文字，不是這等論的。要在人上磨練，方才老到。甘兄少年，文才自然不及刁兄百發百中，卻也要出來磨練。告考雖然辛苦，卻也痛惜他不得。」刁直見眾賓朋你一句我一句，奉承得他快活，便吩咐擺酒出來款待。吃酒中間，大家行酒令。要說個白字，這個說脫白掛綠，那個說白屋出公卿。又要說個青字，有人說路入青雲，又有人說平步上青天。刁直聽了喜得眉歡眼笑，競昂昂然大杯小盞的自飲，哪裡將甘頤看在心上。

正吃到半酣，忽幾個青衣報人跑了進來，東張西望。眾賓朋見了忙問道：「相公進在第幾名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報的是第一名案首。」刁直聽見說是第一名案首，心花都開了。忙站起身來答應道：「快拿條子來看，我好重重賞你。」眾人道：「相公尊姓？」刁直道：「你到我刁家來報，自然是刁相公了。又何須問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報的是案首，不是刁相公。」刁直聽了大怒道：「既不報我刁相公，你們到我家來做甚？」眾人道：「有人傳說案首在相公家，故我們來尋問。」眾賓朋又問道：「你可知刁相公進在第幾名？」眾報人道：「想是進在十幾名上，小的們因要報案首，來急了，故不曾看明，只怕也就有人來報也。」竟走了出去。忽又擁了一陣報人進來道：「他家說是在這裡，怎麼不見？」刁直看見，又大喜道：「這才是來報我的。」因迎著問道：「我刁直相公進在十幾名上？」眾報人道：「學道老爺裡面，單傳出案首的條子來，故我們來報。後面的散條子，還不曾傳出來，故我們不知道。」刁直道：「你且說案首是誰，為何到我家來尋？」眾報人道：「案首是甘頤相公，說是刁相公家的親眷，今早到刁相公家來了。」刁直聽了吃了一驚道：「他又不曾進道去考，怎麼就做了案首。」眾人道：「小的們只見條子上有名，便來報了，他考不考，我們哪裡曉得。」

此時甘頤還坐著吃酒。眾賓朋中有聽見的，早攛轉面皮，用手指著道：「甘相公在這裡。」眾報人聽見說在這裡，便擁進來，看見甘頤還是一個少年，又生得俊美，都歡喜道：「原來甘相公是個風流案首，叫小的們哪裡不尋到，卻原來在這裡。」甘頤聽見也不驚也不喜，仍坐著說道：「你們這班人想是錯報了。我又不曾同眾道考，為何得進，只怕還是刁相公。」眾人道：「現有報條在此，我們如何得錯。」因取出報條來與眾人看。眾人看見上寫著：第一名甘頤，巴縣人，治詩經。都說道：「既有報條，自然真了。」眾報人就圍著甘頤討賞，甘頤道：「這又不是我家裡，叫我拿甚賞你？勞你們列位來報一場，且請回，待訪確了，見過宗師，自然有個薄禮相酬。」眾報人道：「甘相公此時自然沒有，只求甘相公寫個賞票，候送過學，我們方到府上來領。」甘頤被眾報人逼迫不過，沒奈何只得寫了一個十兩銀子的賞票，眾報人方才散去。眾親友看見甘頤年紀又輕，人物又美，忽然進了案首，刁直並不見有人來報，便驚驚喜喜，又將奉承刁直的面孔來奉承甘頤了。獨有刁直心上不服道：我道考時，又不見他，他為何倒進了，不知是哪裡來的這樣大分上？自家三百兩頭，央了一個大鄉宦關說，怎麼不得進？

不期那大鄉宦，與宗師不甚相厚，又聞他公清，不聽分上，竟不曾說，但收了銀子，希圖撞個太歲。這裡刁直，以為萬萬妥貼。初見報人來報甘頤，猶想道：案首自然早報，或者散名報得遲些。守了多時，只聽見人傳說張家進了，李家也進了。並不見人來報他，方才慌了。一面急急央強知到府中去打聽，一面看著甘頤說道：「老表弟好大神通。」甘頤道：「愚弟有甚神通，若有神通，府中不至遺落了。」刁直道：「若非大神通，豈有府案無名，而能得案首人學之理，表弟休要瞞我。」甘頤道：「此不過是表兄所說的賴筆墨之靈，偶然遭遇耳，有甚神通在那裡。」

正說不了，忽見府堂上兩個差人，手裡拿著個侍生的名帖，來請甘頤道：「甘相公，老爺立候過去一會。」甘頤道：「我一箇子民，怎好去見太尊。」兩差人道：「老爺吩咐說，甘相公如今已入泮宮，不妨衣巾相見。」甘頤道：「人學之信，方才得知，衣巾還未曾備，如何得有？」此時眾親鄰朋友，見甘頤青年進學，又見府尊用名帖來請，又聽見說沒衣巾，便有一個年長的湊趣道：「不朵兄，既不曾備衣巾，天胡兄卻已備在此，天胡兄此時尚用不著，何不且借與不朵兄一用。」眾親鄰便都迎合說道：「這卻說得有理。」便不管刁直肯不肯，便你拿頭巾，我拿藍衫，要與甘頤穿戴。甘頤慌忙止住道：「豈有此理。我一箇童主，雖蒙宗師取了。然聖還不曾謁，考還不曾謝，怎敢越禮犯分，先穿戴衣巾。既太尊呼喚，且便服到府裡稟過再處。」因走起身，竟隨著兩個差人去了。正是：

掩口方才笑，動心忽又欽。

非關大榮辱，只一領青衫。

原來，府尊只因遺取了甘頤的卷子，施宗師大不悅意，因將考過的童生卷子，細細閱視。平通的便罷了，將那十分荒謬不通的，撿了十數卷，發到府中來，上批：「數童荒謬如此，何以解送本道，豈視本道為無目耶？若雲文有一日短長，可將府考原卷解道公閱，誓必澄清雲路，斷不使斗魁光為金銀氣所掩，以傷朝廷文明之治。」府尊看了，甚是沒趣，知是為甘頤而起，還要在甘頤身上去挽回，故著差人來請。請到了，差人就稟說：「甘相公說未蒙送學，不敢衣巾，還要青衣小帽相見。」府尊道：「這也不必。就是便服罷。」便自家也是便服，到迎賓館中來相見。相見過坐定，府尊就說道：「前日佳章，已取為冠軍。因倥傯之際，竟遺失了，未免有罪。昨宗師追查，方仍以案首補送上去。今巴縣借重賢契增光，本府雖失之前，尚得補之於後，縱有罪尚可緩請。但宗師尚不能忘情，今又發下幾個荒謬童生的卷子來，責備本府，後又批著賢契詞中之語，要本府解送這幾個童生的原卷上去。賢契你想，數百人中，一時匆忙，豈無失眼，就誤閱幾卷，也不為大過，何必如此追求。此本府之過，本不當告之賢契，但念宗師此番舉動，實為賢契不平起見。俗云：解鈴繫鈴。故本府特請賢契來，倘明日謝考見宗師時，尚望一言消釋，容當圖報。」甘頤道：「童生一時醉後狂言，不意開罪至此，明日進謝宗師，當九叩以請。」府尊道：「如此多謝。」就將幾個荒謬的卷子賦予甘頤，叫他看卷末之批。

甘頤看完批語，因順便看看是甚人的卷子。只見頭一卷就是刁直，因大驚道：「聞他已尋了大分上，拿穩必進，就不進也罷了，為何又弄出這個丑來！」因拿著卷子只顧沉吟，府尊看見，因問道：「此人賢契莫非認得的麼？」甘頤道：「這刁直實實就是甘頤的表兄。」府尊道：「這一發妙了，既與賢契有親，定要煩賢契挽回了。」甘頤道：「這個當得效勞。」說完就辭了出來。因路遠回家不及，依舊又到刁直家來。

此時眾親友都是刁直相好的，尚坐著吃酒候信。見甘頤回來，都圍著問道：「太爺請兄去有甚話說？」甘頤道：「只不過為前番不曾取得，今日見宗師取了，不好意思，故請去說兩句好看話兒，修飾修飾。」刁直道：「可曾問得府尊，進學的案發完了麼？」甘頤道：「我看見宗師正發了幾卷在那裡與府尊斟酌，想是還未曾發完。」刁直道：「我就疑還是未曾發完，豈有個發完案，竟違了我的道理。若果違我，則是世情變了，天下的勢利都無用了？」

正說不了，只見又有兩個府差來報：「老爺喚刁相公去有甚話要吩咐。」刁直聽見，只認做喚去報他進學，便洋洋得意道：「我叫你們莫慌，一般也輪到我了。就是名數低些，難道不是秀才？」就要與差人同去。差人道：「小的們蒙老爺差來一場，沒個空走的道理。」刁直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因叫家人封了一兩頭送與差人。差人又說道：「刁相公雖然想是進了學，但案還未見，如今尚是童生，只怕還要帶了童生的服色去，尊他一尊。」刁直想一想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遂叫家人帶了青衣小帽而去。正是：

只知去是一般去，誰道來為兩樣來。

雖說人能癡算計，大都天意巧安排。

刁直去見府尊不提。卻說眾親友同甘頤坐著說閒話。有一個說道：「刁天胡拿穩了要進學，畢竟被他弄進了，想還是文章做得好。」有一個說道：「就是文章做得不好，有吏部天官這樣大分上，不怕不進他。」又有一個說道：「聞得這個施宗師，為人甚是耿直，說他考成都府，一個分上也不聽。今日刁天胡被他弄進了，也要算他的手段。」甘頤只默坐著口也不開。

大家正七嘴八舌的亂議論，只見刁直同強知走了回來，臉都氣得鐵青了，已是跌腳歎氣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眾人看見光景有些不妙，只得暗暗地一個個都走散了。

刁直直等眾親友都去盡，方才邀甘頤同強知到一間內書房裡坐下。又吩咐另收拾酒饌來吃，因對甘頤說道：「你表兄一生做事托天，俱叨庇不曾出丑，不料這一番弄決撒了。前日府考，因賴強兄大力，許我高取。故兩篇文章，竟不曾用心，做得潦草荒謬，竟蒙前列。昨日道考，又蒙王大司馬許我高取。故兩篇文章，又托天不曾用心，做得潦草荒謬，有所不免。只以為有大司馬之力，自然庇護。不期這王大司馬，絕未一言，竟白白地撞了一個太歲，宗師處毫無情分，又適值賢表弟廟中這一番不平之鳴，觸動他憐才懲弊之志，苦苦搜求，遂將愚表兄的破綻都看了出來，遂發府處治。我想從來文章荒謬，無非不取足矣，哪有個吹毛求疵，因道卷荒謬，又追到府卷荒謬之理？窺宗師之意，無非怪府尊遺失表弟之真才耳。宗師怪府尊，卻又不好十分難為府尊，只將表兄的文字解上解下，要加罪以辱府尊。府尊受辱還易處，只是表兄有罪便當不起了。府尊才說老表弟方才看見，大有憐惜表兄之意，故此叫我同強兄來求，此事必要在老弟身上完結。若完結了此事，不獨愚表兄感激不盡，只怕府尊也還有為表弟用情之處，不知表弟意下如何？」甘頤道：「表兄之事，即愚弟之事。愚弟方才一見了，就已早打點在肚裡了，何須表兄如此囑咐？況又奉府尊之命，敢不盡力？但恐宗師位尊，而愚弟言微，不足邀其垂聽耳。」強知因接說道：「甘兄所慮雖是，但文字相知，又不論貴賤。甘兄肯盡心一言，包管妥帖。但關說情，刁兄雖與甘兄中表至親，可以不論，也要進個禮兒。」甘頤聽了一個禮字，便道：「強兄說哪裡話，一個至親，怎麼講起禮來，豈不好笑。」刁直道：「不論禮，固表弟高情，然愚兄勞老弟一番，自然也要圖報，但可少緩。唯此頭巾藍衫皂靴，眼見得愚兄用不著了，且先送老表弟應一應急何如？」強知聽了道：「妙妙妙！物雖微，卻是甘兄此時所亟需。」甘頤道：「本不當領，但一時治辦不及，既承表兄盛意，只得受了，餘說不必提起。明日往謝宗師，自當力稟，若有不從，當以身任之。」

刁直聽了，方才歡喜。送上酒來，三人痛飲。飲酒中間，強知見甘頤少年秀美，談論風生，知必成名，便百般奉承，因問起：「不朵兄，前日為何得在關帝廟與宗師相會？」甘頤道：「小弟因府案不取，自愧才疏學淺，欲往四方游訪，不期才到關帝廟中借宿，因醉後題詞，驚動宗師，就惹出這一事來。」強知道：「原來甘兄欲遊學者，只為府案不取，今既入泮，自然不復遊學了。」甘頤道：「小弟聞太史公曆覽名山大川以成名，李青蓮日醉於長安市上，從古文人才子，未有不以四海為家而老死一隅者。遊學自是小弟素志，前日不過因府案不取，促其行之速耳。今雖入泮，安肯以一領青衫，沾沾榆枋間，竟令南溟北溟虛懸天地。」強知道：「據不朵兄如此說來，一定還是遊學了。且請問要遊學，卻思量游於何地？」甘頤道：「自古說不睹皇居壯，安識天子尊，帝王輦轂之下，是萬萬不可不到的。捨此，則黃河九曲，秦關百二，周南美哉之始基，東海洋洋之大風，皆所當游。最吃緊要留心細訪者，是青齊異俠，燕趙佳人。」強知聽了大笑道：「甘兄若徇這些古人的空名去游，只怕就要空游了。」甘頤道：「這是何說？」強知道：「小弟足跡不到不深知者，不敢強辯。只就這『楚趙佳人』四個字，細細想來，只疑這生佳人的山川靈氣不在燕趙，如今都變到揚州來了。甘兄不可執一而求。」甘頤聽了驚訝道：「這是千古的定評，怎麼如今又會變到揚州，這定要請教了。」強知道：「燕趙有無，這且慢論。但小弟揚州人，且與甘兄論一論揚州的佳人。古所稱佳人者，蛾眉皓齒也，粉白黛綠也，閉月羞花、沉魚落雁也，不過如斯止矣。不料如今揚州的美人，所謂蛾眉皓齒、粉白黛綠，閉月羞花、沉魚落雁，這是不消說起，具種種俱備的了。至於瓊膚似雪，絕無點塵；蘭質生香，不須薰麝。髮挽烏雲，百尺而暗室有光，而飛素月一輪而明窗無影；春花兩頰，笑美豔攝去鐵石人之心魄。」

靈；秋水雙眸，盼一盼欲消散佛菩薩之精魄。三寸金蓮，行過風前，輕盈似燕；十枝玉筍，指拈燈下，柔滑如蕙。若許我並肩一立，誰願成仙；倘能夠敵體片時。何辭一死。」

強知說到此處，直說得甘頤情都亂了，心都蕩了，身子都酥去半邊，因強掙著問道：「那裡真有這等樣的佳人，還是強兄說笑耍子。」強知道：「佳人之美，小弟十分中還不曾說得三分，兄倒驚訝起來。這說的都是她生來外面的姿貌，若說她性中聰慧，莫怪小弟得罪甘兄，只怕甘兄的三篇時文，還到不得她眼裡，這些美人，讀書識字，做詩做文，竟成了風俗。做出來的詩詞，香雋風流，雖當今的名公巨卿，無不嘖嘖稱賞。近來人聞得張翰林的妹子、王侍郎的女兒、趙司空的孫女、李中書的姪女，都結成詩社。每逢花朝月夕，佳節芳辰，都聚在一處，分題限韻，角勝爭奇。勾引得這些少年公子，如醉如狂，都想著要求婚納聘，就如蜂蝶一般，往來不絕。不料這些美人偏惡，隨你甚貴顯的媒人，她都不作準。只要兒郎做詩做文對得她過，方才許可。你想如今的少年，能做得出兩篇時文出來，便要算做才子了，哪裡會做詩詞，與這班美人比並。故揚州美人的聲價一發高了。甘兄要到燕趙去訪佳人，只怕那些生蒜生蔥的氣味，又宜於古而不宜於今了。甘兄也須斟酌。」甘頤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小弟生於西蜀一隅，又僻處山谷，真所謂井底之蛙。非強兄指教，焉知脂鬆叢中別有天地。窻塵俗稍伸，即當振兩袖清風，攜一枝彩筆，作三月之煙花矣。」二人說得投機，只飲得酣酣然。強知方才別去。甘頤就在刁家宿了。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不利名而牽人，非相思而命駕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